

陈嘉映 作品

旅行人信札
Letters from a Traveler

华夏出版社

陈嘉映作品

旅行人信札

嘉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旅行人信札/陈嘉映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16. 1
(陈嘉映作品)

ISBN 978-7-5080-8588-3

I. ①旅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7271 号

旅行人信札

作 者 陈嘉映

责任编辑 王霄翎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6. 625

字 数 125 千字

定 价 39. 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
网址:www. hxph. com. cn 电话:(010) 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

关于《旅行人信札》

这些是 1981 年旅行时寄给北京亲友的信。我哥哥嘉曜极喜欢这些信，说要发表。他不是出版家，说说罢了。1993 年回国，住在嘉曜留给我的房子里，收拾房间时发现了这些旧信，用心捆扎在一个盒子里。有朋友读了些片断，愿帮我出版，于是我请妹妹小琳输入电脑，作了些修整，删除了纯属家务事的部分，给了这位朋友。不知怎么就搁下了。此后几年，有朋友约稿时，曾把其中的一些段落裁下来充数。二十几年前的文字，今天是老掉牙了，但陈希米惜老，张罗把这些信全文出版，在下深表感谢。

脚注都是 1993 年整理时加的。

陈嘉映，2004.10.1，上海外环庐

2015版出版说明

我的几本小集子，《从感觉开始》、《无法还原的象》、《旅行人信札》，市面上早已不见。经老朋友陈希米及不少热心读者鼓励，决定重印。这次重印，在文章顺序上以及在文字上做了不多的修订。

像平常一样，有中译文的引文，我在注解中都标中文译本，但有些译文是我自己的。

我为这几本小书的再版感谢陈希米、王霄翎和华夏出版社。

2015年3月13日于北京

陈嘉映

目 录

- 001 第1封 3月17日~18日
娘子关→骊山→西安
- 006 第2封 3月19日~20日
半坡/碑林→成都
- 012 第3封 3月21日~23日
杜甫草堂/武侯祠→青城山
- 019 第4封 3月24日~26日
乐山大佛/青衣亭→峨眉山脚农家/
峨眉山腰息心所/华严顶/
峨眉绝顶云雾里
- 033 第5封 3月26日~29日
峨眉车站→成昆线隧道→
昆明车站
- 039 第6封 3月31日~4月1日
昆明温泉/西山/石林→贵阳花溪

- 045 第7封 4月2日~3日
柳州流山→桂林伏波山/七星山/
象鼻山/漓江
- 052 第8封 4月3日~5日
桂林南溪山月岸/叠彩峰/隐山
→阳朔
- 056 第9封 4月5日~7日
漓江→阳朔→梧州
- 062 第10封 4月7日~8日
梧州西江种种
- 066 第11封 4月8日~9日
肇庆天柱阁
- 074 第12封 4月9日~11日
广州中山大学/白云山
- 078 第13封 4月13日~14日
汕头看海
- 086 第14封 4月15日~16日
云霄→漳浦→漳州→厦门
→福州→鼓浪屿
- 094 第15封 4月17日~19日
泉州→福州西湖/戚公祠/
乌龙江大桥/涌泉寺

- 102 第16封 4月20日~22日
福安交溪→福鼎灵溪→
南雁荡/会文书院→北雁荡
- 109 第17封 4月23日~25日
温州北雁荡由浅入深
- 122 第18封 4月28日
朝辞雁荡暮至余杭
- 127 第19封 4月28日~5月2日
千古如斯的余杭
- 138 第20封 5月4日~5日
黄山天都峰排云亭
- 148 第21封 5月6日~8日
青阳九华山/安庆小孤山
- 160 第22封 5月8日~11日
鄱阳五老峰/三叠瀑
- 173 第23封 5月11日~14日
南京中山陵/玄武湖
→苏州园林
- 180 第24封 5月15日~17日
苏州天平山沧浪亭→上海
- 188 第25封 5月18日~23日
沪青海航→青岛崂山→返京

3月17日~18日
娘子关→骊山→西安

第1封

父母大人台鉴：

保定有人下车，移到窗边小桌前坐，可以铺开信纸给您写几个字了。

华北平原真单调。今天倒是沐浴在一片春阳里。到处种着冬小麦，所以大地还透着青色；树梢也有回春之意。石家庄向西，这条路我从前没走过。比京城暖，柳梢青了。小镇里平顶尖顶的住宅相间。公路在侧，路面挺好，没什么机动车行。多了丘陵，到处修整出梯田。快到永贵大叔的老窝了。

播音器里介绍着名胜娘子关，伴奏以 Sweet Home，奏得轻盈感人。娘子关一带，确实美丽，出得隧洞，即临清泉深涧。只是石家庄后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所以到站停靠时没下车，也看不清“关”在哪里。

这次出游，诸亲人帮忙准备，安排各地的接待，非寸草之心可称报。只盼大家都像我一样高兴就好。尤其小妹^{*}切忌急

* 笔者的妹妹。

躁生气，伤害有身之身。

3月17日 娘子关

阳泉之后，颇为荒凉，气温也低，涧里结着冰，冰间赤色的溪水。荒丘落日，淡远迷离。

天暮，灯昏，收了纸笔。一路读了六张报，两页英文，写了两封信，小桌子成了我的办公桌，倒像比在家里还用功些。

车到太原，同座一位席姓小战士留了地址给我。跑出去看。候车室的秩序挺好，也挺干净。站外的样子像北京站，不过不那么挤。

就这样坐车，走走未到过的地方也好。

20:32 出太原

北京的日子还是太安逸了，车厢里的条件让人难以入睡。但总是休息过了。

由于时差，车过孟源天才拂晓，错过了黄河大桥。在朦胧中首先看到的是一树树桃花，开得正盛。一派渭川田家的风光了。

临潼下车后，直奔秦俑坑。天气晴和，郊行自然就愉快。在发掘大厅里，没去看“禁止翻越”的牌子，钻到一排排俑人之间。他们都和我身高仿佛，在其中转来转去，觉得在一群现代人中间似的。

路过始皇墓，一座大土丘，其上栽满桃树。看上去和电视

上的一样，就没下汽车去踏勘一番。

人不停蹄，到了华清池一带。都说到这里就应该洗洗温泉。果然，只见男女老少，马面牛头，团团围着排队，看见就先觉得脏了。要不是池里真有娇无力，断不肯蹚这个浑水。九龙池一带，也都是脏水。华清池则是一个又脏又难看的浴缸，围在一座破屋里。蒋先生住过的“五间房”，就是平平常常五间房子，里面挂了几张照片。又过了“捉蒋亭”。一路小商贩很活跃，不愁买不到东西吃。

原听说登上骊山极顶，便把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，所以赶来攀登。但这时天色灰蒙蒙的，看不出五里开外，就算了吧。抬头望山顶，是周幽王的古烽火台，曾点过火逗诸侯乱跑，从此亡了国。听说已了无残迹。看来石台还不如统治者的行为模式耐得起三千年风雨的侵蚀。

骊山是座土山，长些松树、枣刺，夹杂着桃树。渭川的桃花极多，灼灼其华，可能是在纪念古代的美人。如今这一带不像出产漂亮人物的模样。前后正有几个西安商业系统的青年男女出来春游，没见着哪个女孩子像玉环褒姒似的。

18日 12:00 骊山之半

结果还是登上了山顶。海拔1279米，挺吃力。少崖岩，无何奇趣。将及山顶前一大片林子。山顶上秃秃如也，只有一根电线杆子。若非风微日暖，必很扫兴。

重新下山来，见一群人围着一盘残棋，招人赌胜。算棋，觉有必胜的把握，但自知象棋从来走得不太好，只是禁不住旁边的人激。两块钱一赌，偏又有人激我赌十块，不知当时怎么就被激得应了。走了几着就输了。人有赌胜之心，本来算不得德性上的大缺陷，不过，在自己不行的方面争强好胜终是够可笑的，争得过了头，甚至会把性情也扭曲了。欲成大事者，不可争小胜。不努力成事，偏爱在亲近的人中间争胜，那就干脆让人厌恶了。平白丢了十块钱，闷闷下山，一面反省自己性格里争强好胜的那些因素。底下还要走几十天，把错误犯在前头总比犯在后头好一点，因为可以买个教训。

上了从太原开来的直快，非常拥挤，只好站着。登了骊山，又扛着衣物跑了 6 里路赶火车，腿都要折了。不过很自豪，在骊山上，小伙子都跑不过我。

西安站还像十五年前一样。一下子十五年了。

西安和北京都是历代皇朝选来建都的北方城市，所以有很多相像之处。不过，此处的人容貌胜于北京人，也许因为风水好（据说此地鲜有大风沙），也许因为文明的时间比北京更长。西安人的口音却难听，似天津又不似天津，似四川又不似四川。然而，一样的市面招贴，一样的漫天要价，一样的老年人统治、青年人不满。

三路汽车上，同一位西安师大的中文教员攀谈。他说西安是一座稳健的城市，从不太好，也不太坏。说人们不大关心政治。但

他本人不断打听北京的气候，对政治控制教学也大发牢骚。

下了车问路，问到的竟正好是我师妹的哥哥曹君，而且正好是外院的学生。此人举止不俗。他把我带到法语系。几个年轻人都很热情，带我找到张君，一起聊了一阵。

明早就发出此信。拜祝父母大人健康快乐。

20:10 西安外院

第2封

3月19日~20日

半坡/碑林→成都

阿晖*：

昨晚又与曹君说了一阵话，读了一本福尔摩斯探案。睡得好。最好的佐餐是饥饿，最好的催眠药当然就是困倦了。

今早去拜访王先生，地方不好找，幸亏张君事先为我借了一辆自行车。谈到文章，他对鲁迅推崇备至。我说，鲁迅的文章自然是好的，但立意常有卖弄偏颇之处，有时也带累了文格。例如去看人家的婴儿，说“这孩子将来要死的”，算什么聪明呢？是境是情，知有可言知有不可言，是为知。王先生不以为然。我也退了一步：鲁迅虽有偏颇，毕竟大家。至于今人学了半吊子腔调，在报章杂志上写个豆腐块，还自以为出了文采，徒然让人生厌。也实在是这十几年来，世人没见过什么叫做文章，学几句毛学几句鲁迅，就被当成上等货色了。最后，我们都同意，文章之道，不过达意而已。事质平实，无须感慨。

* 笔者的妻子。

万端；热情洋溢，不必巧弄含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只望得建安盛唐之万一，真率朴直，少弄花头，自然就有刚健在其中了。

对国家，王先生只有忧虑而无不满足，主张不管天下滔滔，首先要自己勤奋工作。这也是我最多鼓吹的态度。他还讲了一番西安的名胜，特别说到乾陵和武则天。我说武则天诚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可是太偏残酷。王先生说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一个女人要打破传统坐定九重，难免要求助于极端的措施。我争辩说，这恰恰说明在政治上应当压制剧烈改变传统的冲动，哪怕这种改变抽象地看起来是合理的；因为这种改变必然要求助于太多的不合情理的手段，到头来总是得不偿失，而且无论初衷是什么，只要和时代的根本要求冲突过甚，就会具有个人野心的一切特点。据王先生说，乾陵虽尚未发掘，已可见其布局的气派。本来有心去看看陵墓和陵前的无字碑，但西北本来需要另作行游的计划，还是按既定方针办，早些南下。

别过王先生，到大雁塔。两腿仍酸，绕塔徐行一周，始登。塔高七层，四向拱洞，外面没有平台，所以始终缩在塔内，不似六和塔舒畅。而且虽然太阳当头，四下却灰蒙蒙的，不见五陵北原上的青蒙蒙，更了无登临出世界的感受，惟有佩服诗人的想像力而已。

下了塔，到城东兴庆公园。说是西安最大的公园，坐落在玄宗兴庆宫旧址。唐以后，昔日殿台沦为农田。西安比北京

古，留下来的遗迹就少。今天所见都是后修建的，一色的粗俗。到伪沉香亭倚了倚栏杆，天气时晴时阴，榆叶梅、桃、杏、玉兰、迎春或绽或谢，想来倒和古昔一样。

到了半坡村。参观者寥寥。累了，歇歇脚，写几笔。

3月19日 14:20 半坡博物馆

回城途中，飘起小雨来，仍然悠哉闲哉地把城外城里转了一圈。现在的城墙都是明代建的，城不大，只是唐长安城的一小部分，连郊区共三百万人。西安人比北京人性情温和，热情周到，多少有点小家气息，不像我们喜欢大而空的排场和风度。从北京来，觉得西安是个和平的城市。遇见几件小事情，在北京是会吵起来的，这里的人却漫不经心地让过去了。小伙子不是一来就要动手，大姑娘也非见人就白上一眼。到处挂着“闯红灯者罚款”、“随地吐痰罚款”，警察却不多，而且似乎总在同人闲聊。很多服务员竟不绷着“棺材板”，让人无法从行人和顾客里把他们分辨出来。此间也有些流氓气的青少年，但其所流姿态远不如我们北京的流氓来得地道。相形之下，首都人民真有点“近墨者黑”。

陕西博物馆的展品很丰富，而且有著名的碑林。可惜我不懂书法，但也着实跑了一圈，把认得名字的古今书法家的字和诗读上几块，略胜于看热闹。在西安，特别体会得到中国往昔的强大繁荣。知识分子比较爱国，就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有过

那么值得自豪的过去。如果从来没有过未央宫、大明宫，只有如今浐河泥沙上的茅棚，谁要爱这个国才怪呢。

17:00 碑林

我坐在车里。四周拥挤、肮脏、混乱，没有文明的一丝迹象。

出博物馆时雨大，虽为上衣洗尘，下身却溅满了泥。但还是跑了一趟小雁塔，本无可观，取个“到此一游”的意思。

外院晚餐后，把探案集第三读完，和大学生们道别。他们热心而不多事，给人印象极好。到火车站，不给签票，只剩十分钟了，只好先买张站台票混进站来，倒比排队的旅客早上得车。但车里已经满满的。犹豫片刻，在一个长座位上挤下来坐。犹豫，因为邻座是个农村泼妇。果然就拿脚顶着我的臀部。不敢交涉，怕她叫骂起来，好男不和女斗，徒呼奈何。一共16个小时，挺着吧。

21:40 宝成线上

入夜，俯身读报，一个行李袋从行李架上滚下来，正中后脑壳。幸亏那不是一袋黄金。

现在可难以想像这一夜竟熬过去了。不明白少年时候怎么能在十公分宽的椅背上睡着的。曾努力把货架清出一小块地方，缩身上去，还未睡着就被乘警请下来了。态度倒和气。凌